

梵缺 著

墨连城轻握着曲檀儿的小手，
将她拉近到自己胸前。
他柔和的眸光中满载着怜爱和心痛，
千言万语最终化成了一个紧紧的拥抱。

风雨同舟

FENGYU TONGZHOU

第一风华

DIYI
FENGHUA
4

史上最萌最宠
最最腹黑夫妻搭档
将男女间最美最动人的
情感演绎到极致

腾讯文学旗下
王牌作家梵缺

《第一风华》第四部：

风雨同舟

神奇大陆·异世空间
夫妻为爱·携手向前

本文原名：《爆笑宠妃》

首发点击：20312681次

评论：159792条

累计收藏：274721人

推荐：52134次

墨连城淡然地喝了口茶，悠悠地道：

「檀儿，那女人和我没关系。」

「嗯，你不必解释。」

「真的无关。」

「嗯，真的不必解释。」

「檀儿，我和她不熟。」

「嗯，你解释太多了，难道真有什么？」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FENGYU
TONGZHOU

风雨同舟

梵缺
著

第一风华

DIYI
FENGHUA
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风华. 4, 风雨同舟: 全2册 / 梵缺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62-5

I. ①第… II. ①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2258号

书 名 第一风华. 4, 风雨同舟
作 者 梵 缺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戚兆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11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62-5
定 价 55.00元 (全2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百风华

CONTENTS 目录

- | | | |
|------|------|-----|
| 第一章 | 因祸得福 | 1 |
| 第二章 | 帝都展家 | 22 |
| 第三章 | 进宫救人 | 41 |
| 第四章 | 客栈夜袭 | 55 |
| 第五章 | 与虎谋皮 | 67 |
| 第六章 | 噬心隐患 | 83 |
| 第七章 | 借医敛宝 | 95 |
| 第八章 | 皇宫惊变 | 111 |
| 第九章 | 血染皇宫 | 124 |
| 第十章 | 西域废城 | 139 |
| 第十一章 | 展家出事 | 155 |
| 第十二章 | 下不为例 | 173 |
| 第十三章 | 零的消息 | 190 |
| 第十四章 | 触目惊心 | 208 |
| 第十五章 | 谣言四起 | 226 |

第一百风华

CONTENTS ●●

第十六章	兴师问罪	237
第十七章	藏头露尾	254
第十八章	潜入圣地	268
第十九章	青衣男子	290
第二十章	九龙皇印	305
第二十一章	擅入者死	324
第二十二章	大乱将起	340
第二十三章	外来之人	356
第二十四章	华恩危机	375
第二十五章	墨本是黑	395
第二十六章	居于幕后	406
第二十七章	煮茶观战	417
第二十八章	归心似箭	433
第二十九章	奈何情深	447
第三十章	天降横祸	460



第一章

因祸得福

墨连城轻握着曲檀儿的小手，将她拉近到自己胸前。他柔和的眸光中满载着怜爱 and 心痛，千言万语最终化成了一个紧紧的拥抱。



曲檀儿粉拳紧握，身子微微颤抖。

墨连城全身赤裸地躺在玉棺中，全身涂满各种珍稀的药汁，而他的身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吸收药效。

恰在此刻，秦岭出现了。曲檀儿冰冷的目光射向他。刚才，她第一时间冲进密室，害怕里面的人会对墨连城不利，所以，出手毫不留情，也来不及询问什么。秦岭进来了，恰好可以让她问清楚。

秦岭倒是个人物，见到曲檀儿后由最初的惊愕，渐渐转为淡漠，“你没有死在外面，真让我意外，真的，非常意外。”

“你对他做了什么？”曲檀儿低声喝问。

“做了什么？算了，小爷今天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也没什么怕说的。”秦岭平静的脸上扬起一抹自嘲的笑，“他捡到便宜了，建议你别乱动他，不出三天，他应该可以醒过来的。”

曲檀儿冷冷盯着他。

“怎么？不信？话说，你还得感谢我，若不是我忙碌了几天，再给他用上鬼脸幽灵花，他想醒？哼，没十年八年想都别想！”秦岭的语气颇为愤恨，这种情绪丝毫不虚伪，实实在在的。他费了不少心血，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朵鬼脸幽灵花，本以为可以炼制一个极品的傀儡，不料，真像他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白白便宜了墨连城。

曲檀儿盯着秦岭，谁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

秦岭立在原处，刚想动，蓦然，觉得身体让什么束缚住，连呼吸都困难，他目露震惊。渐渐，他身边又莫名腾起了白色的雾——事实上，那是灵气。曲檀儿未动，却已经将灵气充溢了整个密室，包括墨连城躺着的玉棺周围——不管情况如何，有灵气于他来说都是有利的。虽然她对于秦岭的话半信半疑，但只要有一丝不确定，她就不会乱动墨连城。

三天，她会等！当然，秦岭也要等。曲檀儿盘坐在玉棺旁，守着玉棺。此刻，秦岭被困住，身体动弹不了。曲檀儿没有马上要他的命。她不清楚秦岭最初想对墨连城做什么，但她猜想绝对不会是好事。可是，其中又好像出了某种意外。既然他说等三天后人就会醒，那么，她就耐心等三天。

曲檀儿冷冷地扫了秦岭一眼，见他的脸色渐渐变青，像呼吸困难所致。她稍动了动手腕，秦岭觉得脖子窒息感消失，瞬间跪倒在地上，单臂撑在地面，大口地呼吸着。

对于秦岭的痛苦，曲檀儿视若无睹，径直打量着富丽堂皇的地下室，发现这里的奢华比起皇帝的寝室都不差。最后，她的视线落在周围的尸体上，微微皱眉。

“不喜欢看吗？他们可都是你杀的。”秦岭居然不见一丝慌乱，没有站起来，倒是席地而坐，还慢悠悠地理了理衣袖。他的眼神，隐含着一丝浅淡的讥讽，这种讥讽，不是对她本人，那几乎是习惯性的，对生命的一种蔑视。

这一刻，他倒像不怕死了。曲檀儿颇为惊讶。

秦岭取出了一包粉末，往自己旁边的两具尸体上轻轻一撒，那尸体顷刻间消融，包括

衣物等。余下的尸体离他略远，他没有再动。若他轻举妄动，曲檀儿下一招很可能会禁锢他的自由。

少顷，秦岭伸了伸懒腰道：“你会杀我吗，还是等那棺中的男人醒来再决定？”

曲檀儿淡淡地望着秦岭，没有开口。她不需要向一个将死的人解释什么。

秦岭不以为意，慢慢站了起来，居然开始解带宽衣，见曲檀儿盯着自己，他邪气地一笑，“想换套干净的衣衫，准吗？反正要死了，也想死得体面一点。”他身上的衣衫，染上了一些血迹，再加上他赤足踩在地面，满是鲜血。那些血，不是他本人的，而是曲檀儿杀人后溅到地上的，他进来时稍不小心踩到罢了。

宽衣解带吗，想借此让她移开注意力？曲檀儿没有闭上了眼，视线盯着秦岭，直到秦岭脱了外衫，剩下一件白色的里衣。最后，秦岭再慢悠悠地将里衣也脱了，露出了赤裸的上半身，仅穿一件长裤。他再弯腰，作势欲解开裤子，不料，曲檀儿眸中讽刺的意味更浓，完全没有移开视线的意思，像在等着他继续脱。

秦岭停了停动作，语带嘲讽道：“怎么，你好像很喜欢看男子脱衣？不过，你一个妇人人家都如此大方，我如果还顾忌岂不显得做作了。”接着，他像在继续脱……动作做到一半，却又停了。结果和他料想的差太远了，这一个女人是不知羞耻，还是早已经看穿了他的动机？若换作普通的女子，绝对会矜持地在他解衫之前避嫌，届时他便可以寻到空隙打开机关逃走。

只是……秦岭眉眼轻挑，没有继续脱裤子。而是有些不愿地将不远处搭在屏风处的衣物取了过来，慢悠悠地穿上。他动作挺慢，真的很慢，却又很随意，再一次，碰上曲檀儿戏谑的目光时，他霎时明白了过来——眼前的女人早已经将他看穿了。可是，凭什么呢？他继续穿戴衣物，动作比先前快得多。

秦岭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随意地问：“我可以到榻上歇息吗？那里有茶，有水果，我口渴了。”他一边说，一边不待曲檀儿回答，就迈步欲往前走，只是，他的脚刚提到一半，全身再次无法动弹，像被某股强横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挤压般，须臾，窒息感再生。

砰！秦岭的身体飞起猛地撞击到石壁，再一瞬间，他又被灵气匹练狠狠一扯，跌回了原处。他身上的储物袋、空间石等，已经到了曲檀儿的手中。她拿着空间石，发现并不是原来自己那一块，遂道：“我的那一块被皇宫没收了，这一块就归我吧。”顿时，秦岭悔得肠子都青了！

曲檀儿检查起空间石。只往里面看一眼，表情瞬间就古怪了。里面没有傀儡，但却布置奢华。有二十余名俊美男女三三两两抱在一起，画面淫秽糜烂。秦岭这个人……真是变态啊！

“如何？每天看上一会儿，倒也是人生乐事。”秦岭邪气地笑了笑，嘴角还有鲜血，他却不在乎，只盯着曲檀儿的脸容，好像想瞧瞧她的脸皮到底能有多厚。

曲檀儿回视秦岭。这个人，她有点看不透。

秦岭笑了笑，慢慢撑起身子，似想坐起。

曲檀儿蓦然说：“这个办法不错。”

秦岭啪的一声，双臂竟然撑不住，再次趴了下来，惊道：“你说什么？”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曲檀儿是真的觉得不错。

曲檀儿刚开始觉得秦岭有点过分……没一会儿，她又变成了理解。这代表着什么？她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其实某女的思想……也足够变态！

“你一定要杀我吗？天下啊，没有解不开的仇怨。”秦岭从惊讶中回过神来，轻闪了闪眸子继续说：“我自问一下，可没有对你们造成实际的伤害，倒是我个人损失惨重！”

曲檀儿无动于衷。秦岭掸了掸衣袖，盘坐起，悲壮地道：“话说回来，我想过自己无数种死法，这一种还真没想过。慢慢死，慢慢地感觉着死亡的威胁。再到……”他的视线移向玉棺，此刻，有一层白色的雾状体将棺笼罩住。他清楚这种白色的东西像一股稀罕的力量，来自眼前的女人。

忽而，他想到了什么，讶异地问：“难道……这是灵气？”

曲檀儿惊讶的眸光终于扫向秦岭。华恩大陆也有人知道灵气吗？

秦岭笑了，大笑。看到曲檀儿的反应，秦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猜测，说道：“你果然不是华恩的人。我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人不是修炼玄气的，是一种白色的，叫灵气。”

曲檀儿露出了意外。秦岭看出了她的疑惑，便道：“你不用怀疑，我是土生土长的华恩人。关于这些记忆是从一个老不死脑海中得来的。”说这话时，秦岭无所谓的脸上露出了寒意，还有一股浓浓的怨恨，不过很快，他又抹平了这些。

曲檀儿心中隐隐升起了杀意。不用问，这些记忆肯定是从曲族的后人身上搜到的。

秦岭疑惑，不明白曲檀儿的杀意何来。

这时，曲檀儿问：“你有没有听人说过我姓什么？”

“懒得问，姓什么与我何干。”秦岭回答得极为洒脱。

“曲。我姓曲。”曲檀儿平静地说着。

“曲？”秦岭一听，眼中闪过厌恶，和一种浓烈的恨。霎时，他又快快道：“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姓氏。”

曲檀儿：“……”

“姓曲的人，我杀了好几个。第一个杀的，就是我那老不死的师父。他死得可惨了，我将他的尸体，剁剁剁剁……剁碎成肉酱，再亲自煮了，拿去喂狗，哈哈……”秦岭的笑，暴戾又疯狂，要多恨一个人才会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

曲檀儿微不可察地皱眉。当然，秦岭的师父应该就是曲小茹的爷爷。

秦岭狂笑一阵后，渐渐冷静了下来。由此可见，曲檀儿刚才那一招，丝毫没有留情。秦岭是受伤了，不哼一声，闭上眼，颓废地躺在了地上，半个时辰都不动，若不是胸口有起伏，真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死了。然而，望着那一张平凡的脸，曲檀儿升起一丝疑惑：一个长相

平凡的人，竟然会选择修炼魅惑术。

外貌的条件，对于修炼魅惑之术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很难大成。这个男人身上，看来谜团颇多。没再多想，曲檀儿收回视线，从秦岭的袋子中找出了他刚刚用的粉末，往周围的尸体上撒去，尸体一会儿也不见了。这时，她拧紧的眉头微微松了松——和尸体长时间待在一起，总让人无法舒心。

约过了两个时辰。秦岭倒像熟睡了。曲檀儿见到不远处有一条绳子，安全起见……

半刻钟后，秦岭挺安静地待在一处，手脚却被绑上了，捆得很紧。当然，除了绑住，她还封了秦岭身上几处关键的穴位，至少有两个时辰他别想动了。

“就算你不绑，我也不会动。”秦岭轻哼道。

曲檀儿微微扯了扯唇角，懒得回答。

秦岭道：“我要死了，跟我说说话。”

曲檀儿退到了棺旁，凝望里面的墨连城一眼，再将视线移到秦岭身上。她，依然一言不发。

秦岭自知自己命不长，似乎早看开了，“跟我说说，外面的世界怎么样？”

曲檀儿没理他。半晌，还是不见她说话，秦岭过分漂亮的眼眸倒是露出了嘲讽，“怎么，是不是觉得我很脏、很坏、很邪恶，连跟你说一句话都不配？真不知道……你这一种高傲来自哪里。”言罢，他优雅地笑了笑，那是一种冷冷的、浅浅的、蔑视世人的笑意。

言辞犀利，一针见血，可也意图不明，想法难测。曲檀儿原本平静下来的情绪，因他几句话掀起了一丝波澜，接着，她目光轻如寒霜，淡淡扫了秦岭一眼。

秦岭不再质问，而是用一种很平静的口吻陈述道：“我是杀人了，手上也沾满了血腥，你呢？难道死在你手中的人还少？就像刚刚，我就亲眼见到你杀了九个年轻的孩子，他们和你有何怨？”

曲檀儿敛眸，轻抿唇。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好人、圣人……

秦岭似乎很满意曲檀儿的变化，嘴角一扬，道：“老实说吧，就算我今天死在你手中，也不会怨你。人总是要死的，可我现在怨你了，好歹也跟我说几句话，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比起华恩如何。”

“一样。纷争不绝。”她言简意赅。

秦岭微怔。这个答案好像让他不太满意，却又挑不出毛病。行了，知足吧，好歹这个女人还回答了自己一句。

过了一会儿。秦岭没再问什么，而是躺在地面，望着顶上的石壁发呆。曲檀儿闭目养神，也随时关注着棺上的情况。

时间悄然流逝。不知过了多少个时辰。秦岭忽而道：“我有点渴，想喝水。”

曲檀儿盘坐在原位，一动不动，充耳不闻。她，自然不会给他端水喝。

“听说，死囚，也有最后一顿的权利。”秦岭慢慢道，“给我水喝。等三天后，你家

夫君醒来我再加些什么，让他的实力再升一个台阶……不要忘记了，我不只是神医，也是一个炼丹师。”

曲檀儿缓缓地睁开了眼。秦岭望向她，却意外地看不见她的关心。相反，他有一种被嘲笑的感觉。当然好笑，秦岭做梦也没想到，不止他是一个神医，墨连城更是。只需他醒来，他就可以自医，根本不需要秦岭来指点。

曲檀儿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走到茶案前。上面，还有一壶茶，但茶水早已经凉透了。她倒了一杯，再迈步走近秦岭，蹲了下来，送到秦岭嘴边。

秦岭目露怪异。原本，他觉得曲檀儿会给自己难堪，或者是要一点计谋，奇怪的是，曲檀儿非但没有那样做，还真的给他喝了几口茶水。渐渐的，他的表情更为古怪。

曲檀儿坐回了原来的位置，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个水袋，喝了几口清水，然后拿出了干粮，慢慢吃着。

秦岭见之，很是费解，这个女人出门还带干粮和水？

“问你一个问题。”曲檀儿突然道，神情很认真。

“什么问题？说说看，瞧小爷心情好不好再回答。”他的语气中透出了无所谓。

曲檀儿没马上问，而是将手中最后一口干粮吃完，然后才问道：“你最好认真回答，这关系到你的命。”

秦岭：“……”

“皇帝是不是你的主子？”

曲檀儿此话一出，秦岭就目露傲色，傲然道：“我秦岭这一生，死也不会再让人控制。”

曲檀儿问：“嗯？那是什么关系？”

“互利，互惠。陛下帮我平息祈安堂的内乱，我帮他炼丹。”

果然如此。曲檀儿心中有疑惑。虽然她不清楚秦岭和曲家的恩怨纠葛，但是，从今天来看，秦岭若真有心想斩草除根，凭他的实力，杀掉曲小茹姐弟并不是一件难事，可是，秦岭没有那样做。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这时，她视线淡淡地飘向秦岭。秦岭莫名地打了一个冷战，警惕地看向曲檀儿，“你……”

“话说，你今晚说的话，好像挺有道理。我……的确不是一个好人。”曲檀儿也不明白，回想起曾经的自己，别说是杀人，连杀一只鸡都没胆量。时过境迁，在不知不觉中，她的世界已经变了，变得连她对自己都感觉陌生。

秦岭刚张嘴想说话，突然眼前一花。曲檀儿身影一闪，整个人已经来到了秦岭面前，她洁白的素手按上了秦岭的额头。秦岭似乎明白了她想做什么……本想反抗，最终放弃了，闭上眼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死亡。

被搜了魂的人，没有多少可以活下来。活下来也是白痴，他悲壮道：“喂，搜完之后，如果我没死，就给我一个痛快吧。”

曲檀儿没应，继续搜魂。她想知道，秦岭和曲小茹的恩怨。在宫中，曲小茹想要秦岭的命，

她当时没有直接点头，也算是答应了吧，只是眼下秦岭这个人……怎么说呢，连曲檀儿都觉得事情恐怕不简单。

曲檀儿心底有种奇怪的念头。若秦岭死了，她会惋惜……过了一会儿。搜魂术结束。曲檀儿神色复杂了。

秦岭没有焦距的瞳眸，渐渐恢复。再片刻，露出了迷惘、疑惑再震惊，被搜魂了，竟然没有死？思绪也没有混乱？

曲檀儿见到秦岭未受一点损伤，倒也挺意外。她的搜魂术又精湛了？其实，是秦岭修为一般，但作为炼丹师，神魂却很强，所以这次搜魂并没对他有造成多大的损伤。下一刻，秦岭嘲讽道：“怎么样，恶心不？齁齁吗？”

曲檀儿望了秦岭一眼，“你运气……真差。”

“嗯？”秦岭微愣，“你同情我？”

曲檀儿没点头，也没有摇头。良久，她立了起来，懒懒道：“我挺意外，那半成品的回魂丹竟然是你炼出来的。也对，我早该想到了。祈安堂本是曲族的产业，经过了数代，人虽然变了，药方应该是存在的。”半成品的回魂丹，果然不能随便服用，若服用下去就会受人牵制了，性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这一次，轮到秦岭沉默。曲檀儿这几句，无疑是告诉秦岭她的来历了。

半晌后。秦岭轻勾起唇问：“你是来替那老不死报仇的？”

“不。那种衣冠禽兽，死了就死了。我……这一次不杀你。”曲檀儿心情复杂。她甚至会想，如果没有搜魂或者更好一点，直接杀了他也算是给他一个解脱，那样，也不用失信曲小茹了。

“不杀？那你怎么处置我？”秦岭眸子复杂难懂。

“真聒噪……”曲檀儿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像秦岭刚说的，不是所有姓曲的都是好人。留在华恩的族人，经过数代早已经变了，连族规都忘记了，直接将祈安堂当成了私有之物，甚至泯灭人性地一直暗中用活人、婴儿来试药，害人无数。秦岭几岁就被曲家的主人捉来试药，能活下来也算是奇迹。当然，秦岭能活，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他长得……

易容术，秦岭非常擅长。她不久前还怀疑秦岭为什么会修炼魅惑之术。曲檀儿伸出一只玉手，在秦岭的脸上摸了摸，接着，撕出了一张薄薄的膜，顷刻之间一张俊美绝世的容颜出现，比起墨连城的丝毫不差。只是，他左脸上有一道细小的疤痕，像是有人划了一刀，而这刀是他自己划的。

当然，以上这些不足以让曲檀儿饶过秦岭一命，光凭秦岭想将墨连城炼成傀儡，他就该死了。秦岭多次受到曲小茹的下毒、暗杀，却依然放过了曲小茹姐弟的命，换作其他人，恐怕早就斩草除根了，可是，秦岭没有。他没有特别大的目的，就是不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男人，所以，她决定饶他一次。说一次，也仅是一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秦

岭再生什么歹意，那时，曲檀儿也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

接下来，秦岭没再说话，曲檀儿更为沉默。时间缓慢流逝，一天，两天。曲檀儿看起来平静，内心却度日如年。发生了那么大的爆炸，外面肯定有动静。

第一天时，地面上的动静还隐约传至，渐渐就平静了，好像没有人找到这个地下密室，而且，在秦岭进来时通道已经堵上了。曲檀儿没有急着找出口——区区一个密室，当然还困不住她——她一直留意棺内的变化。

秦岭木然地躺在地上，手脚还被捆住。这女人的想法变化莫测，比宫里的皇帝还难测。关于之前她问他和皇帝的关系，他骗说是互惠互利，其实不是。他秦岭一生很讽刺，短短二十余年，说有多风光就有多风光，说有多悲惨也有多悲惨。全家被杀，他被人捉去试药，侥幸未死，却又沦为某个曲家禽兽发泄的工具，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绞尽脑汁忍辱负重熬了下来，几年前终于将仇人杀光了，却又被宫内那位大人物控制，做着各种违背自己意愿的阴损事。现在呢？他的生死依然由别人控制。

此刻，秦岭的想法很奇怪。她说要放过他一次，所以，他挺安分，潜意识中放弃了逃跑，他想看看她说出来的话，能不能做到。死亡对于某类人来说，不一定会畏惧。秦岭就会害怕，可害怕之余却又夹杂了一丝莫名的期待和兴奋。或者，这种人才算真正的变态。

渐渐地，又过了两个时辰。曲檀儿望着玉棺，神色间越来越紧张。三天的时间，快要到了吧，可是，他还没有醒来。

“喂，你盯着那人干吗？他死不了的。”秦岭有力气无的话，打破了一室寂静。他终于明白了，这女人说什么不杀他，是啊，不杀他，她是要饿死他，再憋死他。

曲檀儿不由得将视线看向秦岭——差点忘记了这人，她问：“他真的会没事吗？”

“我口渴，给点水喝就告诉你。”他倒挺会挑时间提要求。

“没水了。”曲檀儿危险地眯眸。

秦岭赶紧道：“我不是说，要三天他才能醒吗？时辰未到。”

曲檀儿盯着秦岭，“你是否动了什么手脚？”

“搜我魂时，你没看过吗？”秦岭嘲弄地笑了笑。

曲檀儿哑然，关心即乱。秦岭真是希望自己动了手脚，墨连城一死，那么，这女人也要完蛋了。接着，他又可以继续苟安于世了……

蓦然，“咳……”轻轻的一声咳，在寂静的密室里，格外清晰。

秦岭眼睛一睁，惊讶似的盯着曲檀儿身后。曲檀儿激动，还微微颤悸。猛地，她看向玉棺，恰在此时，墨连城修长的手指举了起来，扶着棺壁。只见他慢慢坐了起来，迷惘的眸子，还没有适应光线似的眯起……

曲檀儿呆呆地望着棺中的人，美眸中带着晶莹的泪花却不能言语。渐渐地，眼泪不受控制似的不断涌出，像是压抑了好久好久，再也压抑不住地爆发了。

“檀儿？”墨连城终于回过神，将视线落到了眼前的人儿脸上，那原本迷惘的眸子溢出了满满的心疼和温柔，他用长久没说话之后带着淡淡沙哑的嗓音，自责又心疼地说：“檀儿辛苦了。”

听到他温柔的低语，她激动地轻轻颤抖。仿佛已经期盼了无数的岁月，才又感受到那让她心碎的温柔，听到那早已深入了她灵魂的嗓音。最终，两行清泪顺着她消瘦的脸颊，缓缓地往下滑……

下一刻，曲檀儿扑上前，紧紧地抱住他。哭，大哭！不是无声的哭，是放声大哭。一直被她强行压抑的害怕紧张等各种情绪疯狂地涌了上来，她再也控制不住，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

墨连城紧紧地回抱着痛哭的人儿。同时，心疼的感觉快要将他淹没了……过了好一阵。曲檀儿抹干了眼泪，含泪的眸子灼灼。

墨连城尴尬异常，他身上不着片缕，若只有她在倒没什么，可他还发现有一个陌生的男子在场。坐在白玉寒棺中，他慢慢地活动着身体，因长时间没有活动过肢体，想一下子站起有点困难。

曲檀儿也体贴地帮他舒筋活血，当然，她先一步从储物袋里扯出了一件披风，披在了他身上，这样，也就减少了墨连城的尴尬之色。

过了一会。“檀儿，扶我起来，到榻上坐一会儿。”

“好。”曲檀儿温顺地点头，慢慢地扶着墨连城迈出寒棺，步到这里奢华的床榻前，缓缓坐下。

“檀儿，我想喝水。有水吗？”

“是。我……找找。”曲檀儿拿出水袋摇了摇，水，果然是没了。

正当她有点纠结时，秦岭无奈道：“你去第二个石间，那里有水。”

有水？曲檀儿一喜。两天来，她顾着墨连城，一步都不曾离开玉棺，自然没有仔细检查这个地方。如今，秦岭说第二间石室有水，应该是有的。可是，她又不太放心让墨连城离开自己的视线，就算这个时间很短暂，她依然不想担这个风险。秦岭这个人，有点邪门。

墨连城斜斜地半撑起了身子，笑道：“檀儿去吧，没事。”

曲檀儿回头看向秦岭，突然，从储物袋里取出一物，并将它放到了墨连城的手中。墨连城一见，眼睛都亮了，“有这一个，檀儿就更不用担心了。”

的确，有一把枪在手，墨连城便可以自保。曲檀儿飞快地拿着水袋，往第二个石间走去。这时，墨连城潋潋的眸华，微冷地落向远处地上的秦岭，没有说话，也没有问。那冷冷的眸中，带着审视。同样的，秦岭也望着墨连城，也带着疑惑和好奇。半晌，秦岭邪气地淡笑道：“不用三天就醒了，你真让我意外。”

忽而，墨连城浅浅勾勒起一抹笑，这笑，有点意味深长。其实，墨连城这几天躺在棺内，意识逐渐恢复。关于秦岭所做的事，他略有所知。正是这一个男人，想将自己炼成傀儡，

误打误撞成全了自己。换句话说，秦岭送了他一场奇遇和造化——真是可恨又可怜的一个家伙。

“初醒来，水不宜喝太多。别怪我没提醒你。”秦岭没有一点阶下囚的觉悟。

“哦。”墨连城佯装疑惑。

“我是祈安堂的主人！”秦岭的意思是想告诉墨连城自己的身份。有法子治好你，你必须得讨好我、尊敬我，说不定我会大发慈悲救你……那口吻就是这意思。有些话，聪明人不用说出来也听得懂的，只是……

墨连城微笑问：“祈安堂是干吗的？”

祈安堂的事，墨连城还真不清楚。他慢慢地打量了密室，各种细节都在告诉他，这里不是地球了。隐约间，他也意识到了，檀儿带他离开了那里，是回到玄灵了吗？不像，若是在玄灵……他不会有被人差点炼了的可能。很快，墨连城猜想到了什么，不动声色。

秦岭嘴角一抽，怎么听起来那么刺耳？貌似他被蔑视了。然而，此时此刻的秦岭不在乎，人都被困了，还要什么尊严？尊严这种东西，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他丢得一干二净了，再被人羞辱一回，也不算什么。

这时，秦岭将视线移到墨连城手中握着的奇怪东西上。他不认识手枪，不过曲檀儿之前的意思，好像这东西很厉害，可以暂时保墨连城安全。

墨连城也望着他，任何事情似乎都瞒不过那一双深邃的眸华，他平淡地说道：“我没有嘲弄你的意思，祈安堂我是真没听过。我一直都处于昏迷当中，倒是辛苦你了，这几天一直精心给我治疗……”要是没有秦岭，他还真不容易醒。虽然秦岭的目的不纯，那些精细的步骤，也都是修炼傀儡的前奏。当然，后面的步骤被生死契阻止了……

秦岭一听墨连城这话，心底五味杂陈。辛苦？精心治疗……怎么听都像是讽刺，除非他秦岭脸皮够厚，故意听不出来。最后，秦岭一边添着堵，一边厚着脸皮摆出和颜悦色，说道：“没关系，不辛苦。对了，你醒来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尽快找一个地方闭关，消化鬼脸幽灵花的药效，这样有助你的神魂恢复……”

识时务者为俊杰。秦岭感觉墨连城应该比那女的好说话。如果曲檀儿知道秦岭这种想法，怕会直接晕倒！

很快，曲檀儿转回来。墨连城目光柔和。曲檀儿发现秦岭挺安分的，就看向墨连城道：“城城，你瞧这清水，有没有问题？”她将一碗水送上来。在第二间里，除了水，还找到碗和木盆等。那里有一个流动的小水池，不过，明显是人工建造的，所以曲檀儿怕水有问题。

墨连城看了一会儿，再闻了闻，“没问题。”接着，喝了几口，没有贪多。正如秦岭所说，他身体的药效还在，如果一下子服用过多清水，反而会把药物的效果稀释。

曲檀儿又打湿了一条毛巾，小心地给墨连城擦拭着脸颊。墨连城轻轻握住那一只小手，“檀儿，那里有池水，可以沐浴吗？”

曲檀儿知道他想干吗。于是，她开始在密室翻箱倒柜，没想到还真被她找到一个衣柜，

里面有不少男子的锦衣华服——自然是秦岭的。墨连城的身材和秦岭差不多，正好用上。她挑了其中一套白色的长衫递给墨连城。接着，墨连城让曲檀儿扶着，去了第二石间。沐浴，梳洗。

约两刻钟后。从第二石间出来的墨连城，清爽了不少，也精神了许多。曲檀儿也一样，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她绝美的小脸格外柔和，嘴边挂着浅浅的甜笑，挥之不去。这抹笑意，连她本人都没意识到。

墨连城的姿态颇为平静，内心却怒火翻腾，刚才他已经听到曲檀儿提了些来到华恩大陆后发生的事了。他早猜测没有自己，她会很辛苦，却没有料到她会困于皇宫差点丢了性命。

躺在地上的秦岭，情况就微妙了。曲檀儿沉吟了少顷，说道：“秦岭要怎么处置？他将曲族那些炼丹术都学去了，也算是曲族的外围子弟。他清理过曲族遗留在华恩的几个败类，也算有点功劳。不过，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好事坏事都做了不少，虽然是……被逼的。”

秦岭的确干过一些坏事，可这些坏事，也非秦岭所愿。他一直受制于人，眼下，依旧受制于司徒皇室。不过，暗中也真的救过不少人。奈何，经历那么多痛苦和非人的折磨，长时间被囚禁欺辱的日子，秦岭活到今天，自然有些心理扭曲和小变态……例如，那些美男和美少女。

墨连城想了想，说道：“曲族的事，你是族长，就由你来决定吧。”

“我是个半路族长好不好……”她小脸都蔫了。听这话，他是不打算出主意了？她就是不知道要如何处置秦岭，才想交给墨连城的。

秦岭听他们说到自己，正留意，可是，族长？那个女人是族长？有这么年轻的族长吗？此时，秦岭也算是明白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曲檀儿说放过他一次，原来，她将他当族人来看了。秦岭垂下了眸子，隐隐露出了迷惘和不解。同时还有莫名的感动……

秦岭回过神，看到墨连城正翻着他的储物袋。曲檀儿也翻了其他的储物袋，取出了一些灵药。但仔细看了看，秦岭发现他们不只是取出灵药那么简单，墨连城还搭配着数种灵药，直接服用了。秦岭盯着他的搭配手法，越看越震惊，那绝对不是外行人可以做到的，就算是他也远远不如。

曲檀儿还指了指第一个石间道：“城城，那里面有很多药材，是一个小药库，可能会找到你需要的。”

“闻到了。”墨连城笑道。于是，接下来，两个人转去了第一个石间。让墨连城惊喜的是，他所需要疗伤的药材，这里绝大部分都有，有几味还挺难找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他恢复所需要的时间。

曲檀儿问：“这些药材够了吗？”

“缺少几味重要的，不过，也不错了，找不到的也可以用其他的灵药代替。”墨连城没有贪心到将所有的灵药都拿走，只挑了自己需要的。等搜刮得差不多时，他才带着曲檀

儿转出来。

秦岭看到现在，再迟钝也发现了墨连城绝对是炼丹界的行家。想到刚才自己的话，秦岭脸颊微微发热，恨不得马上隐形，让他们看不到自己。

不过两人也没工夫理会秦岭的尴尬，而是在思索接下来的事情。曲檀儿问：“城城，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墨连城沉默片刻，没有回答她，反而看向秦岭问：“秦岭，你说说我们现在要不要离开？”

秦岭脸色古怪地盯着墨连城好一会儿，忽而泄了气般，说道：“不能出去。”

“为什么？”曲檀儿疑惑。墨连城倒是浅笑开来，眸光清澈。

再接着，秦岭认真道：“两天多了，上面肯定有不少人在等着，宫里那位也肯定会派人候着。凭你们两个人现在的情况……上去好像也要一番恶战。还有一个重点，是你的情况……不宜动武。”墨连城不宜动武，就会成为累赘。

“那你说说，可有好的建议？”墨连城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不是随口问问，而是一种试探。他是想看看秦岭的态度。

秦岭苦笑道：“你早就有安排，还用问我吗？”墨连城是早就想好了退路，不然，醒来时就会说离开了。秦岭倒是挺有自知之明。

墨连城淡然道：“那……就先再等等。檀儿，去给人家松绑。”

“好。”曲檀儿过去，两下就松开了秦岭。秦岭身上的穴位也被曲檀儿解开。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但秦岭没有马上起来，依然躺在地上。

曲檀儿一笑，“你倒是喜欢睡地上了。”秦岭没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墨连城唇边轻扯起一丝弧度。他知道秦岭是被绑得太久了，气血不流畅，才会暂时起不来。秦岭这样躺着，反而让曲檀儿笑上一把，只能说，曲檀儿目前心情很好。自从墨连城昏迷至今，她是第一回露出了轻松的笑。一个人长期紧张的精神一旦放松，困意也就袭上来了，于是曲檀儿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呵欠。

“檀儿，睡吧。”墨连城柔声问。

曲檀儿摇了摇头，“我不累。”

“傻瓜，现在不用逞强了，困了就先睡一会儿吧。”墨连城拉着那一双小手，慢慢地将她拉到自己身边，轻扶她躺在床榻上，温柔细语，“睡吧，有我看着。”

曲檀儿温顺地答应了，恋恋不舍地望着墨连城一眼，才慢慢地合上了眼睑。原本有点紧绷的小脸，也渐渐地放松下来。没过一会儿，墨连城就听到了她平缓均匀的呼吸声。墨连城轻抚那一张稍显消瘦的小脸，心痛不已，暗暗发誓，以后决不会再让她经历这些……

良久，墨连城回过神。他盘坐在曲檀儿身边，淡淡的眸光看了看依然躺在地上发呆的秦岭，似笑非笑道：“现在，你坐起来调息好些。”

“调不调又有什么作用，再调，也敌不过。”秦岭自嘲地勾了勾唇角。

墨连城略带趣味地盯着秦岭。逆境中通常会造出一些变态的天才人物。秦岭年龄不大，